

“红苹果惹人摘。”

——土耳其谚语

序·教廷的纷争

“愿上主临鉴，评判我辈！”红衣主教安贝尔一边大声说道，一边甩去脚上的灰尘，昂首阔步地走出圣索菲亚大教堂。夏日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这座辉煌的城市，但圣殿的祭坛上，教皇的绝罚诏书被留在阴影里。教堂执事们用仇恨的目光盯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这一天，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彻底分裂。安贝尔不知道，他对天主教的一片赤心会在400年后毁灭一个帝国。

在东方，盘踞在小亚细亚的庞大奥斯曼帝国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缓缓睁开眼睛，望向它渴望已久的地方……

壹·苏丹的梦想

“土耳其人来了！”这个消息对君士坦丁堡的人来说已司空见惯。200年来，这座城市受到的攻击不下100次，惟一次被破己是十字军东征——毫无防备地被人打败。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城中财宝少了些，人少了些，对西方天主教徒的仇恨增长了许多。而土耳其人嘛，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这次不同。“这次的指挥官可是苏丹！”这是奥鲁奇大队长最常说的话。他对刚刚登基的穆罕默德二世充满信心。

听着队长激情宣讲，伊尔汗心不在焉，他是在巴尔干战役中被俘的，原本是基督教徒，后来变成了虔诚的穆斯林。他在心中默念，这次远征是光荣的，伊斯兰世界对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可以追溯到教义刚刚奠定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以及他的父亲毕生的愿望就是征服这座城市。这次远征是不可阻挡的，奥斯曼军队空前地巨大，所向披靡，它将续写帝国的辉煌！

伊尔汗望向远方的城市，在夕阳下显得多么祥和安宁，仿佛不知道即将发生在自身的命运。“我一定会进入这座城市，征服它，让它成为帝国的疆土！”

贰·短暂的宁静

西塞罗站在城墙上打了个哈欠。四周宁静如水，只有猫头鹰时不时叫一声。群星像无数双眼睛盯着他。“监视敌

军真是件苦差事，昆图，你说是不是？”他对旁边的伙伴说道。

寂静。西塞罗明白他的脾性，便住嘴了。但一会儿又说：“真冷啊，晚上的海风凉得刺骨。”旁边的人像一块石头隐在黑暗中。“你倒是答话啊！”一片寂静。西塞罗忍不住骂了一声。还是寂静。“你怎么了？冻成哑巴了？”那人终于开口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好像在建东西。”“我怎么看不见？”昆图没有回答。

这时，西塞罗看到了，奥斯曼人的营地后面有一片空地，亮着微弱的灯光，不时有铸造的声音传来。月亮升起，在微弱银光的照耀下，他似乎瞧见一门巨炮矗立在那里。

“上帝啊……”

叁·无敌的武器

伊尔汗站在苏丹大帐门口，拿着长矛，眼睛直直的看向前方。两个钟头前，奥鲁奇大队长告诉他，有个异教徒要见苏丹，让他们保护好他。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那人却迟迟不见。伊尔汗快要睡着时，那人终于到了。

“来者何人？”奥鲁奇大队长喊道。“匈牙利的乌尔班。”来人说道。“来此为何？”“觐见苏丹。”“有何用意？”伊尔汗顿时清醒过来，如果答得好，就可以进帐觐见，如果答得不好……

“献给苏丹攻城的利器。”大队长刚想再问，从帐中传来充满威严的声音：“让他进来！”伊尔汗知道，君士坦丁堡最大的优势就是坚固的两层城墙，虽说已经被岁月侵蚀，但对付奥斯曼的粗制大炮绰绰有余。但如果那人说的不假的话……

过了一会儿，乌尔班走了出来，苏丹吩咐近卫军：“召集工人，按照他的图纸建造。”乌尔班将图纸交给了一位将军，带着苏丹赏赐的财宝离开。将军端详图纸，露出了赞叹的神色——能让苏丹都欣赏的武器，肯定威力极大。风吹起了大帐的帘幕，伊尔汗看见金椅中的

历史小说

日落拜占庭

□宫梓铭



王者抬起头，露出一双鹰的眼睛！

肆·弱小的援兵

“援兵要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全城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仿佛给了所有人力量，不管男女老少都忙碌起来：补城墙的、铸兵器的、做口粮的、去祈祷的。整个君士坦丁堡都活了。西塞罗站在城墙上，双眼凝视着远处的海湾，慢慢地，几根桅杆从海平面升起，他兴奋地大叫：“援兵！援兵来了！”

昆图冷眼旁观：“你数数，有多少根？”西塞罗冷静下来，仔细看着天边：“一、二、三、四。只有四艘船？”他大叫，“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君士坦丁十一世给几个大国都发了求救信啊！”

船只近了些，显示出它的旗帜：热那亚。

拜占庭向基督教兄弟们的求救，被400年前的那次反目成仇彻底断送。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法兰西，没有一

个人伸出援手。只有商人联盟热那亚象征性地派出了援兵。

船只又近了些。昆图突然喊了一声：“奥斯曼军队！”

“什么？”西塞罗一骨碌站了起来，看到众多小船正在接近援兵，更要命的是，风停了，帆船只能坐以待毙。

奥斯曼船只上的步兵跳到了热那亚船上，却被长矛捅到海里。但热那亚水兵的优势随着时间在递减，慢慢只有招架之力，奥斯曼军人甚至可以爬上大船。但这时，起风了！大船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港口。城墙上的人们开始跑下来感谢天父。拜占庭的希望又回来了！

伍·帝国的黄昏

“砰！”第一发炮弹呼啸着飞出，接着是第二发，第三发，炮弹撞击了城墙，但它只是晃了晃。

伊尔汗看见苏丹的脸色沉了下来。城墙依旧巍然不动，突然“咔嚓”一声，墙体上出现一道小裂纹，裂纹以极快的

速度延伸。“轰隆！”无数的青砖以闪电般的速度倒下，扬起一片灰尘。狄奥多罗西城墙倒塌了！苏丹露出笑容：“很好，明天，将是光荣之日！”近卫军欢呼起来，远处的群山庄严地迎接黄昏——拜占庭的黄昏！

陆·攻城时刻

巨炮轰击已有一段时间，但西塞罗还是觉得震耳欲聋。

奥斯曼人的攻击十分凶猛，几炮就将城墙打出一个大窟窿，城内人只好用木栅栏、铁盆和亚麻布将缺口补上。炮击已经持续了几天，人们抬着十字架或圣母像在城墙上游行，并将圣水洒到城墙上，但炮击声依旧不绝于耳，奥斯曼军队的又一次冲锋即将开始。

西塞罗藏在一块青石后面，满身尘土，看着耀武扬威的奥斯曼军队冲来，不禁抓紧了手中的武器。敌军的坚韧让他们吃尽苦头：土耳其人大喊着“真主！”冲向城墙，然后被墙头扔下来的石头、滚木、火把干掉。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拜占庭人肯定胜利，但他们只有8000人，而敌军却有15万人。他们已顾不上战术，只知道撑过一波，再撑过一波。

西塞罗的手指已被弓弦勒出血，但还不停射箭，而昆图刚用长矛将一个爬满土耳其士兵的云梯推离城墙。攻击持续到晚上。西塞罗瘫倒在地，看着最后一缕暮光在西方闪烁，空气纯净得像水晶，月亮出来了，一轮新月，是奥斯曼帝国的标志！士兵们看着天空发出叹息：上帝都不庇护君士坦丁堡了。

柒·遗忘的缺口

伊尔汗站在空场上，看着安纳托利亚的军队锲而不舍地攻城，不停地被击退，又不停地攻击。夕阳西下，双方的军队都撤退了，这时，一弯新月升起了，很多穆斯林不禁跪下，而伊尔汗依旧凝视着远方的那座城市。“准备好，快轮到我们了。”奥鲁奇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明天将会是个伟大的日子。”

第二天凌晨，苏丹向近卫军发出进攻命令，15000人涌向君士坦丁堡。伊尔汗和奥鲁奇所在军队的攻击目标是圣罗曼努斯门，也就是城墙的正中心，是防御最坚固的地方。他们一遍遍冲击城墙，但无济于事，没有一个人进入第

一层城墙。这时，奥鲁奇发现了一个缺口——隐藏在乱石后面，无人注意。

“伊尔汗！”他大声叫喊，“带几个弟兄来！我发现一个缺口！”伊尔汗带着几个人冲了过来，跟着奥鲁奇大队长进入了那里。

缺口外是残酷的战场，而缺口内则像假日一般，宁静、祥和。这时，伊尔汗发现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想象的事实：有一扇内墙城门敞开着！他立刻告诉了大队长，然后跑出了缺口，带进来了一支军队，果断地冲进了城门，没有陷阱，没有埋伏。城破了。

捌·最后的弥撒

西塞罗用光了最后一支箭和最后一颗子弹。昆图依旧高傲地站在他身旁。过了一会儿，奥斯曼士兵没有上来。西塞罗困惑：难道都死光了？我们胜利了？他转头对昆图说：“喂，我们胜……”还没说完，后方传来一声大喊：“拜占庭被攻陷了！”他的话语冻结在嘴边。

城墙外，一个人也听到了那句话，苦笑了一下，拔出佩剑，带着几个随从，向奥斯曼军队冲去，因寡不敌众被杀死。他就是拜占庭之王，君士坦丁十一。昆图带着西塞罗一直向北跑。北边有港口，可能有船。半途遇到了一支军队向他们冲来，昆图把西塞罗推进了一个地窖，自己引开了他们……

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牧师的声音与烛光弥漫着整个大厅。“砰、砰！”是奥斯曼军队在撞门，门裂开了一道缝隙，“砰、砰！”门开始向里面倒。牧师叹了口气：“这是最后的弥撒……”

玖·永恒的星光

21岁的穆罕穆德二世走上台阶，走进了圣索菲亚教堂。他完成了祖先的愿望，征服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他走上了教堂的顶端，俯瞰整个君士坦丁堡，北面是深入内陆的金角湾，南面毗邻马尔马拉海，东面是小亚细亚，西面是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在东西的交通要道上，在过去的1100年间，作为东正教的中心，积累了无数的财富。现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它，这里将会是帝国通向欧洲大陆的一座桥梁！

时年1453,5月29日。
(作者系北京四中初二学生)
插图：恒兰

清晨，熟睡中的草龟坦克被嘈杂声唤醒，睁眼一看水塘边来了一队青年男女，有的手拿闪亮的铁锹，有的扛着榆木扁担，在塘边插下一面写有“青年突击队”字样的大旗，然后兵分两路，一伙人负责挖土，另一伙人挑的挑，抬的抬，把50米外一处高墩上的土填进水塘。他们呵啊咳嗽地喊着号子，每倒下一筐土，都会发出“噔”的一声巨响。它的心跟着颤一颤，刚和死神擦肩而过，接着又将被打入地狱之中。它记不清经历过多少凶险，一次次化险为夷，既有朋友的相助，也因它始终没有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所以才活到今天。现在，它只能等待填塘的人离去，爬出洞穴离开这多灾多难的水塘。土越填越高，塘越来越小，不到半天时间，洞穴就被埋入地下。坦克被堵在里边，呼吸越来越困难，快要被闷死了。

太阳移向中天，像坦克爬行的速度一样缓慢。好不容易等到中午，这伙人才歇了下来。可他们并没有回家吃饭，只是坐在塘边吃些自带的干粮，稍作休息过后，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他们要抢在太阳落山之前，将这个遗忘的水塘变成可以耕种的土地。

夕阳涂血，白云转暗。突击队员们带着一身汗水，踏着落日的余晖向村里走去。

坦克听不到嘈杂的人声，知道填塘的人已经离开，便从土下往外钻。刚填进塘里的土还没有板结，它先从洞穴里爬出来，把周边的土推开，然后立起身子蹬开四肢向上移动。好在它的壳十分坚硬，不怕被坚硬的土压碎。坦克的目标非常明确，向上，上，不停地向上，到达地面就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就能找到吃的食物。但事情不像它想象的那样，有时碰到一块坚如磐石的土，它使足力气也顶不开，向上的路竟是那样艰难，如泰山压顶。它不想停下来等死，于是换了一种方法，遇到坚硬的土就绕道而行。这样要走很多的路，半公尺高等于两公尺、三公尺，或许还要更多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知绕过多少坚硬的土块，它的力气快要耗尽了，不得不停了下来，短暂的休息过后，又继续向上蠕动。

半公尺……该死的半公尺土，使坦克几度昏迷，几度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当它从昏迷中醒来时，似乎听到了细微的声音，不是人的脚步声，不是鸟的鸣叫，也不是野兔的奔跑，而是草从昆虫的吟唱。其实不是听到的，只是一种感觉，告诉它快要接近地面了。

坦克用尽体内最后一点力气，钻出土层回到了地面上。

夜幕却没有一丝缝隙，撕也撕不开，严严实实地裹着坦克。村舍里静得出奇，不见一点灯火，苍茫的田埂朝前延伸，远处的空间像无底黑洞把一切都收容了。坦克顺着田埂向前走，经过一夜的爬行，进了一块麦田。

坦克不敢走人行道，只能在麦田中间的墒沟里走。墒沟是很浅的排水沟，不到一尺深，不下雨沟里没有水。坦克爬到一条墒沟的尽头。前面是机耕道，比麦田高出许多，可以开拖拉机。这时天已经亮了，淡淡的雾似有似无，缭绕



在麦田的上空，如纱如梦。坦克要通过机耕道，才能进入另一块麦田，它怕遇见起早下地干活儿的人，于是匍伏在墒沟里等待时机。可是它等了很长时间，既听不到脚步声，也看不到人的影子。在天空盘旋的鸟儿，一只接一只地鸣唱起来，有的清脆，有的婉转，有的悠长，似在告诉它四周没有危险。坦克经历过的危险太多了，有的来得非常突然，它不敢大意，一直潜伏在墒沟里。

一轮火阳冉冉升起，阳光充斥了整个田野，一辆手扶拖拉机轰隆隆地驶过，路面上留了很深的辙印。坦克瞅准这个机会，开始穿越“封锁线”。它刚爬到路中间，听到自行车的铃声，便在拖拉机的辙印里埋伏下来。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上颠簸着，蹦跳着，撒下一路的铃声。

真是冤家路窄，骑车人竟是它熟悉的六指，他将车子骑得很快，背在身上的书包飞了起来。六指和女孩在靴子河垂钓时的交谈，仍深深地留在坦克脑海里。如果再次落到他的手里，它只能下汤锅，好在机耕道冲出去几丈远，摔倒在麦田里，倒下的自行车轮仍在吱吱地转动。

六指跌得不轻，揉搓着摔疼的膝盖，好半天也未能站起来。这时，坦克最担心的是六指回过头来，寻找搁倒自行车的障碍物，这样它就会被发现。尽管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个头儿比原来大了许多，但腹壳上的“六指”二字仍清晰可辨。

六指没有往回走，只是气愤地骂了声，死路，真坑人！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然后跨上车骑走了。

书摘

白毛龟 绿毛龟

李有干

坦克爬进前面的麦田，直到把机耕道远远地抛在身后，才停了下来。麦田里，一只鸟迈着绅士般的脚步在觅食，坦克一见它那优雅的姿态，以为是多日不见的绣球，高兴得就像见到了救星。可是爬过去一看，它身上的羽毛是灰色的，头上没有美丽的绒球，认出它不是绣球，坦克往后退了几步。灰色鸟跟了上来，用喙轻轻地啄着坦克的壳，连啄了三下，一点也不重，问它是谁？坦克说，我是坦克，你是绣球吗？灰鹭说，我不是白鹭，也不叫绣球，和白鹭属同一个种群的两个家族。坦克问，绣球在哪儿？灰鹭说，前一阵子有人在小树林下了网，捕走十几只白鹭，不知它是不是也在其中。灰鹭的话，像在坦克的心里捅了一刀。灰鹭说，你的胆子真够大，大白天竟敢在麦田里行走，这一带常有猎人出现。坦克说，请你告诉我，去哪里能找到水？灰鹭反问，你想去湖荡？坦克问，湖荡离这儿很远？灰鹭说，你走得太慢，三两个月也到不了。坦克说它想找个小的水塘住几天，然后再到湖荡里去。灰鹭说离这儿不远，有个牛脚塘，直走不拐弯，很快就能到达。灰鹭飞走了。

坦克按灰鹭指引的方向，一步步地向前提去……

一路上，坦克几乎没有停留，马不停蹄地往前赶。白天它很少露面，潜伏在草丛中，只有到了黑夜才敢走，谁也不知道在一片宁静、一片黑暗之中，在闪烁的星空和田野之间，偃着一个坚硬的胸脯。途中，坦克看到几株灰灰菜，绿油油的叶子，开着金黄色小花，散发着扑鼻的香味。这是它最喜欢吃的植物，但它没有停下，一门心思赶往牛脚塘。

坦克闻到湿润的水气，知道离牛脚塘不远了。半个小时后，它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塘不大，形似老水牛踏下的一只脚印。塘里的水很清，没有水草的地方，可以看到水底的游鱼。塘中间有几片荷叶，在风中瑟瑟地晃动。一只青蛙悠闲地蹲在荷叶上，青绿色的身子和荷叶融为一体，不仔细看很难分辨。离塘边不远，有棵蓬勃着枝叶的老树。树上有个鸟巢，用无数根枯枝搭建而成，黑黑的一团。巢里蹲着只花喜鹊，喂养着两个还不会飞的孩子。离老树不远，一栋东倒西歪、破损不堪的土墙废墟，像是堆放在那里的一堆垃圾，成群结队的麻雀肆无忌惮地飞进飞出。

一棵被人废弃的老屋。坦克绕着塘爬了一圈，没有看到人的足印，也没有其他动物留下的蛛丝马迹，一切都告诉它

李有干

这里很安全。它举起脖子仰望着老树，蹲在窝里 的花喜鹊也从巢里探出头来，向下俯视着它，还喳喳地叫了几声。

坦克朝它点了点头。花喜鹊拍了拍翅膀，不知是给两个孩子扇风解热，还是跟它打招呼。

坦克游向塘中间的几片荷叶，蹲在荷叶上可以看到四周，稍有风吹草动，就能立刻潜入水下，可是它沉重的身子压得荷叶直往下沉。青蛙不知它是何物，“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没过一会儿，又从不远处浮出水面，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它。

牛脚塘荒无人烟，但有老树和巢里的花喜鹊，还有飞来飞去 的麻雀，坦克并不感到寂寞。它们十分友好地相处在一起，这里是 个和平世界。太平日子很容易度过，一晃20多天过去了，天高了，风凉了，太阳不再那么灼人，老树开始掉叶子，坦克意识到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了。

花喜鹊的两个孩子开始练习飞行，经常站在窝边扇扑着翅膀，胃口也愈来愈大。花喜鹊很少待在窝里，在田野上飞来飞去，为两个孩子寻找可吃的食物。坦克很羡慕花喜鹊，为它的种族增添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坦克也想把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但自从和老祖先见过一面之后，再没有见到过同类。坦克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莫名的冲动在体内不断地膨胀。繁衍 生息是它的本能，可是牛脚塘就巴掌大个地方，找不到异性同类。

突然，花喜鹊发出惊恐的叫声，站在窝边的两个孩子回到了巢内。浮在水面上的青蛙，翻身扎入水中，麻雀也一阵风似的飞走了。坦克不知发生了 了什么，慌忙藏到荷叶下，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猎人又出现了，身背猎枪，脚穿草鞋，打着裹腿，绕水塘走了一圈，没有发现猎物，便在坍塌的草屋前坐了下来，点起一支烟吞云吐雾。他的眼睛却没有闲着，仍在扫视着四周。

一阵风从空旷的田野上吹来，吹皱了塘里的水，荷叶被卷了起来。坦克往后退了几步，没有被猎人发现。

猎人掷下烟蒂，向远处走去。风和日丽，牛脚塘又恢复了宁静。

花喜鹊飞回窝里，两个孩子安然无恙。

大约半个小时过后，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在水塘边发生了，那没熄灭的烟蒂，点燃了倒塌的草屋。坦克先看到一颗火星，一闪一闪地亮着。它从未见过火，当然也就不知道它的厉害，觉得那一点亮很像青蛙肚子 里的珍珠。后来火越来越大，渐渐变成一个很大的火团，燃烧越旺，火舌疯狂地舔噬着，发出呼呼噜噜、噼啪 啪啪的怪叫，不断地发展着，壮大着，如同被压抑了许久刚冲出笼子的 一头猛兽，气势汹汹地向四处奔突，把塘边的杂草也卷了进去。老树下的枯枝败叶全都燃着了，火势沿着树干向上攀升，大有吞没整棵树

的歹意。被烧断的树枝，落在水塘里，漂在水面上，仍在呼啦啦地燃烧，坦克明显地感觉到水温在升高，这才知道火的厉害。

花喜鹊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空中盘旋。窝里的两只小喜鹊，眼看就要成为大火的牺牲品，惊恐地叫个不停。

废弃的老屋没人来灭火，任凭火在燃烧。整个树冠都被烧着了，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用干树枝搭成的窝很容易燃烧，淹没在火海之中。

花喜鹊从半空俯冲而下，想用翅膀把火扇灭，可是在大火面前却显得那么无助。

窝里的小喜鹊大概已经被烧死，再也听不到它们的叫声，但花喜鹊仍未放弃，轰炸机似的不断往下俯冲，用翅膀扑打着燃烧的巢。

花喜鹊翅膀上的羽毛被火烧着，不得不离开了老树。

坦克暗暗为它着急，却又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它。

花喜鹊化成了一个火球，翻滚着往下坠落，摔落在水塘里。坦克游过去一看，它已经死了。

老树的主干被烧断，倒在塘面上，火与水的碰撞，发出“嘶嘶”的响声，冒起一阵浓雾似的白烟。

坦克这才知道水能灭火，水火不容。它扎入水底，才没有被火灼伤。

火慢慢地灭了，只剩下一团黑烟扭来扭去。一场大火使牛脚塘一片狼藉，很多躲避不及的小动物丢了性命，直挺挺地躺在灰烬之中，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傍晚，空中仍弥漫着呛人的焦糊味。这天夜里，坦克怎么也睡不着觉，那熊熊大火总在眼前闪来晃去，一想起花喜鹊和它的两个孩子活活被烧死，就心惊肉跳。看来牛脚塘不可久留，但又该去哪里呢？一群飞鸟漫步在冷却后的灰烬中，那些被烧焦的小动物成了它们的熟食。灰鹭也飞来了，一见到坦克就问，你没事吧？坦克惊魂未定地说，如果塘里没有水，早就被烧死了。

灰鹭问，荒郊野外哪来的火？坦克说，猎人的烟蒂，燃着了坍塌的草屋。灰鹭说，一个小小的烟头，燃起一场大火，把树都烧死了。

坦克说，还有花喜鹊一家，太可怕了。第二天，水塘边来了个大脚女人，她就是废弃草屋的主人。她看了看被烧得寸草不留的老屋，就把目光转向荷塘，接着捋起衣袖，挽起裤管，下到塘里踩高跷似的晃动着身子，脚掌犹如铁锹，往烂泥的深处挖。坦克以为是它而来。大脚女人把手插进泥里，也不怕把衣服弄湿，直插到臂膀根儿，从泥里取出一支又嫩又大的藕。

坦克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大脚女人刨了几支藕，心满意足地离去。坦克想到她明天还会再来，也许不是她一个，而是一大群人，把埋在泥里的藕全都刨出来，当然也包括它。

坦克有了愁思，怎么办呢？《白毛龟 绿毛龟》，李有干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